

## 虚妄与觉醒<sup>〔\*〕</sup>

——巴恩斯小说《终结的感觉》中的自我解构

○ 刘成科<sup>1,2</sup>

- (1.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61;  
2.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佛罗里达 塔拉哈西 32306-4453)

**〔摘要〕**本文从不可靠叙述理论及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终结的感觉》中主人公托尼对往事的追忆之旅。在小说中,巴恩斯通过托尼对个人记忆、形象以及历史的自我解构,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虚妄与觉醒之间的博弈,并探索了个体乃至社会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自我发现之路。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自我解构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巴恩斯就被视为同尹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等齐名的文坛巨匠。凭借小说《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 1998)和《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 2005)等小说,巴恩斯曾经三度获得英国“布克最佳小说奖”提名,并于2011年最终以《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斩获布克奖。

《终结的感觉》创作于2011年,是巴恩斯献给其亡妻帕特·凯伐纳的一部新作。小说自面世以来,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誉。彼得·坎普认为该小说讲述的是“残酷却富有人文共鸣的故事”;<sup>[1]</sup>英国小说家安妮塔·布鲁克纳认为“该部小说极大地提升了巴恩斯的声望”;<sup>[2]</sup>星期日电讯报文学编辑迈克尔·普罗杰尔更是称赞该小说“字字珠玑”。<sup>[3]</sup>

著名学者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经撰写过一部批评著作《终结

---

作者简介:刘成科(1979—),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的意义:小说理论研究》(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在这部享有盛誉的《终结的意义》中,作者把文学虚构理论与一般的虚构理论联系起来,从而深入探讨了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种种虚构。他认为,对结局的预判反过来将左右人们对先前经历的解读。巴恩斯的这部同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是对弗兰克的追忆和致敬之作。从小说《终结的感觉》中,不难发现巴恩斯的许多创作灵感均源自克莫德的小说理论。比如,巴恩斯小说中,托尼“想到自己站在未来的某一点回望过去,去体会岁月带给你的新的情感”。<sup>[4]</sup>这种“新的情感”便是对过往的一种全新的,甚至颠覆性的阐释和体验。

小说《终结的感觉》主要讲述了一位退休老人托尼分别站在人生中两个不同的节点,青年时期和垂暮之年,对往事展开的追忆之旅,并不断游走于现实与记忆之间的故事。巴恩斯通过再现叙述者托尼亦真亦幻的人生历程,既探讨了记忆的不可靠性,又思考了自我形象和个人历史重构的意义。巴恩斯分别从记忆的幻象、陌生的他者以及历史的消解三个不同维度入手,层层深入,巧妙地呈现了虚妄与觉醒之间的博弈,进而在博弈中探寻个人乃至社会的自我发现之路。

### 一、记忆的幻象

如同英国《卫报》文学编辑贾斯汀·乔丹所言,《终结的感觉》是关于“衰老、记忆和遗憾的深刻思考”。<sup>[5]</sup>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巴恩斯已经年过六旬,加上爱妻的过世,使得他对记忆的主题更加情有独钟。《终结的感觉》俨然就是一部记忆之书。整部小说分为两个部分,大多都是对过往的叙述。在第一部分里,年届六旬的叙述者托尼回忆了多年以前的几段陈年往事。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托尼与好友形成了经常聚会的铁三角小团体,后来聪明过人的艾德里安也加入进来,他们在一起讨论哲学、诗歌和历史。除此之外,性也是他们比较热衷的话题之一。这期间,他们甚至还经历了同学罗布森的自杀事件,这让他们十分震撼。中学毕业之后,四人各奔前程。托尼去了布里斯托大学,在那里交上了一位学习西班牙语的女生维罗妮卡,并在其父母家度过了一个纠结的周末。他们分手后,维罗妮卡竟然成了曾经的好友艾德里安的女友,一度让托尼非常不快。不过没过多久,艾德里安在剑桥自杀了,而托尼也与玛格丽特结婚,并产下一女。小说第二部分是托尼退休之后的叙述。托尼在一家图书室工作,但是有一天意外地收到了维罗妮卡母亲五年前立下的遗嘱,要赠送托尼五百英镑,并要把艾德里安的日记转交托尼保管。种种疑问盘旋在脑中,久久不能散去,正是这些待解的谜团开启了托尼的追忆之旅。曾经坚不可摧的记忆瞬间开始坍塌,记忆的觉醒便从此启程。

小说一开始就摘取了六个记忆的片断:“手腕内侧闪闪发光;水槽上蒸汽升腾;团团精子一泻而下;一条河逆流而上,波光粼粼;另一条河被狂风搅乱了水面;冰冷已久的浴水”。这些记忆的碎片,“我记得,虽然次序不定”。“但是,你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总是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sup>[6]</sup>巴恩斯清楚地表达了对记

忆的阐释,界定了记忆的内涵和外延,为小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埋下了伏笔。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存在。记忆本身同样具有生命力,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记忆主体的召唤。记忆的形成受到多种不定因素的影响,如时间的流逝和心境的改变等。此外,为什么“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是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显然,巴恩斯引入了记忆的两个维度:即记忆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记忆的主观性是指叙述者站在当下或未来对过往的回忆,记忆的图像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扭曲的,这种回忆掺和了一定的个人情感,迎合了主体的某种诉求,包括当事人有意识地为了趋利避害而对记忆选择性地保留和删除。例如,在第二部分中,托尼“把维罗妮卡屏蔽我的人生履历,假装安妮是我第一位正式女友”,便是对过往的一种自我保护式的选择和筛选,因为在托尼眼里,与维罗妮卡交往的那段时光是“失败之举”。所以,他把“这段时光从我人生的记录中抹去”。<sup>[7]</sup>而记忆的客观性则不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情趣的转移而转移,是对客观现实的忠实再现。因此,托尼对记忆的困惑源自于记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冲突。

《终结的感觉》中多处提到记忆的模糊性和不可靠性。这种记忆的不可靠性最终造成了叙述的不可靠性。自从韦恩·布思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者”以来,这个概念一直被看作文本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范畴之一。根据形成不可靠性的理由,可以区分出不同的不可靠叙述者类型,例如疯子、幼稚的叙述者、伪君子、变态者、道德低下的叙述者、流浪汉等等。<sup>[8]</sup>显然,小说中的叙述者托尼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类型。但是,大部分读者能够清楚地辨识文本叙述的不可靠性。这种“不可靠性”究竟是对事件或事实的错误再现,还是由叙述者的理解缺陷、判断混乱或阐释缺陷所造成的?我们无法简单去界定,但不难发现,记忆本身的不可靠性造成了叙述者托尼在“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sup>[9]</sup>

不可靠叙述为小说第二部分清除记忆的幻象提供了理据。当叙述者托尼介绍学生时代那几件趣闻时,他说道,“回溯某些模糊的记忆,时间已将它们扭曲变形,使我笃信不疑”。<sup>[10]</sup>在历史课上,亨特老师与艾德里安关于历史的讨论时,“这是他们舌战的确切内容吗?几乎肯定不是。然而,就他们的这一次舌战而言,这是我的最佳记忆了”。<sup>[11]</sup>当托尼前往女友维罗妮卡家度假时,他回忆到,“当时我应该相当局促不安,整个周末都处于便秘的状态;这是我最主要的真实记忆。剩下的只有各种模糊的印象和含糊的记忆,因此这些回忆可能带有某些个人偏见吧”。<sup>[12]</sup>在小说中,叙述者托尼一方面向读者耐心地讲述那些久远的往事趣闻,细枝末节,应有尽有;另一方面,又不时地提醒读者,这些描述均来自于那些模糊不可靠的记忆。这些蓄意的暗示为了后来颠覆之前记忆的幻象铺平了道路。

罗兰·巴特在论述“锚定”的概念时指出,所有图像都是“多义的”,存在一条所指的“漂浮链”,需要利用某种手段对抗符号的不确定性。<sup>[13]</sup>其实,记忆如同图像一样,也具有多义性的特点,有时更是含混而飘忽不定的。在小说的第二部

分中,巴恩斯利用叙述者托尼意外收到的遗嘱和日记,展开了对记忆的重构,让曾经虚渺甚至扭曲的画面变得清晰起来,从而使现实在记忆的迷雾中得以再现。小说两个部分之间相隔四十多年,然而此时对往事的记忆和检视却卷土重来。但是,巴恩斯并不只是想述说记忆的不可靠,或者说为叙述的不可靠找借口,而是通过叙事策略建议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虚幻的记忆和真实的现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虚幻的记忆是经过主体加工过后的记忆,主体有意识筛选的结果。巴恩斯通过呈现记忆与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深刻地映射了当代社会的现状。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全是一幅幅美丽和谐的画面,然而现实却处处充斥着“政客们的花言巧语,宗教界灵魂升天的虚假承诺,电视报刊污俗不堪的嘈杂之声”。<sup>[14]</sup>巴恩斯认为,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便是用好的艺术揭示人生的最高真理。在某种意义上,真实的现实并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结局,而是在现实的真实与记忆的幻象之间的对比中加深对个体和社会的双重认识。

## 二、陌生的他者

虚妄与觉醒的博弈不仅体现在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对比中,同样参透在巴恩斯对叙述者托尼形象的建构和解构当中。格林布拉特认为,自我形塑是经由某些被视为异端、陌生或可怕的东西才可以获得。而这种威胁性的他者——异教徒、野蛮人、巫婆、通奸淫妇、叛徒等必须予以发现或虚构,以便对他们进行攻击并摧毁之。<sup>[15]</sup>新历史主义的这种“自我形塑”在《终结的感觉》中巴恩斯对托尼的叙述里也可见一斑。不同的是,这种威胁性的他者不是别人,而是曾经记忆中的自我。此外,对于巴恩斯来说,记忆中的那个托尼虽然看似美好,实际上却是真正陌生或可怕的东西。巴恩斯正是通过攻击并摧毁了记忆中虚幻的托尼形象,巧妙地升华为主人公托尼的一种自我审视和反省的过程。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的第一部分中,巴恩斯通过一个个看似不太连贯的叙述,基于那些零零散散的记忆碎片,向我们勾勒出了托尼这位叙述者的基本轮廓:托尼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上世纪60年代上的大学。中学时代,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过着简单而平淡的生活,无论是智慧,还是魄力,都只能算中规中矩,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大学期间,结识了一位学西班牙文学的女生。期间,他被邀请去女友维罗妮卡家度周末,由于自己家境一般,感觉有些羞愧和自卑,因而处处拘谨,小心翼翼,只有维罗妮卡的母亲使他感受到一丝温暖。后来,两人还算友好地分手了。大学最后一年,好友艾德里安写信给托尼,希望就与维罗妮卡交往征求托尼的同意,但是托尼总是从比较消极的角度审度别人的动机,或许那是弱者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大学毕业不久,得知艾德里安自杀的消息时,他的内心表现出同样的矛盾和纠结。因此,读完第一部分后,读者脑海中浮现的托尼是一位有些自卑情结,待人待物十分敏感,内心比较脆弱矛盾的弱者。此外,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的恋情让托尼感到愈加难堪,俨然一位无辜的受害者形象。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一个长长的白信封”让托尼安静地坐下来,努力回

望在奇斯尔赫斯特度过的那个令人难堪的周末,他的记忆反复地重现那些“貌似确凿的数据,鲜有变化差异”。接着,“想诱使自己的记忆走入另一不同的轨道”,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了东流。托尼此时竭力从久远的记忆中探寻事情的缘由,“我以前和莎拉·福特夫人的女儿曾经交往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她的丈夫对我屈尊俯就,她的儿子把我盯得紧紧的,她的女儿操纵利用我”。<sup>[16]</sup>虽然那段尘封的往事的确让他“痛苦不堪”,但也没有必要用五百英镑表示歉意。可见,此时的托尼对自己形象的认同还停留在之前的弱者和受害者的位置,依旧难解心中的疑团。先前固化的记忆和形象紧紧地绑住托尼,让他艰难地前行在自我解构和自我形塑的路上。

后来,面对眼前真实的影印件,托尼觉得艾德里安仿佛又来到了这一房间,就在我身旁,呼吸着,思考着。似乎,他又被带回了四十年前的那段时光,开始打量着似曾相识的自我。接着,他也逐渐意识到,“我们浑浑噩噩,我们被动等待,我们逐渐给自己垒起一座记忆之城。”这是一种主观上的自我逃避,而非客观上的无能为力。“我的人生呢?是不断增长还是简单累加?这是艾德里安的文字碎片甩给我的问题”。<sup>[17]</sup>托尼反思自己的人生,顿时察觉那时的自己如同一位陌生的他者,抑或异化的自我。

随着小说的发展,托尼对自我形象的解构进一步深入,当托尼怀着忐忑之心重新走入那段青春岁月时,面对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幕幕,巴恩斯巧妙地把时间对于自我的影响刻画得入木三分,“时间啊……时间先安顿我们,继而又迷惑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慢慢成熟,而其实我们只是安然无恙而已。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担当,其实我们十分懦弱。我们所谓的务实,充其量不过是逃避,绝非直面。”<sup>[18]</sup>时间永远是那冷静的旁观者,见证着一切,却从不过多言说。时间消逝了我们的容颜,更重写了我们的记忆。时间将自我和真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让我们难以辨识。此时的托尼已经意识到记忆中的自我幻象一直迷惑着自己,然而在这些确凿的证据前,托尼开始不断地审视自我,勇敢地在记忆的海洋中打捞真实的自我。

读完自己写给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的信后,“无法否认自己的作者身份或是其丑陋粗俗的内容。我唯一能申辩的是曾经的我,而非现今的我”。<sup>[19]</sup>托尼彻底被震惊了,甚至没有勇气和胆量去面对这一切。他对自己先前“易怒,善妒,邪恶”的他者形象倍感陌生,更是深恶痛绝,甚至希望能够烧掉这“十分不愉快的见证”,那样便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故事“调整、修饰,甚至巧妙地删剔”。<sup>[20]</sup>巴恩斯利用这封充斥恶毒言语并姗姗来迟的“绝交信”,果断利索地摆脱托尼的观察视角,带领读者一同逃离托尼记忆的桎梏,彻底摧毁了这个带有威胁性的他者,从而完成了托尼的自我解构之路。

### 三、历史的消解

巴恩斯对历史这个主题可谓情有独钟,先前的《福楼拜的鸚鵡》和《10 1/2

章世界史》，都无一例外地充满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在《福楼拜的鹦鹉》里，巴恩斯让人物在历史和想象空间中自由穿插，轻松游走，阐释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他宁可借用小说的虚构方式搭建自己追求的历史真实，而不愿简单复制前人的习惯做法。显然，巴恩斯有着自己的历史理想，不能容忍所谓历史权威的傲慢与偏见，通过一个另类的福楼拜传记，巧妙地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10 1/2 章世界史》则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历史文本。虚构和纪实之间看似杂乱交错，却始终贯穿着诺亚方舟这条主线，将残缺的碎片拼贴成一个关于人的历史以及漂流与救赎的命运。巴恩斯同样以自己的视角解构了权威化与固化的历史文本。

《终结的感觉》的叙述者托尼从他者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自己的个人历史。小说中，托尼的个人历史在前后两部分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他的个人历史是动态可变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神秘的。当那些可以见证托尼个人历史的人物一一离去时，幸存者托尼自然成为唯一权威的历史阐释者。

根据加州大学知名历史学家怀特的观点，逝去的历史永远不可重现和复原，不可能真正找到；人们所能发现的，只能是关于历史的叙述、记忆、复述、阐释，即对于历史的主观重构。换言之，人们最终得到的，仅仅是一段经过编辑或者编织过的历史。<sup>[21]</sup>因此，在小说第一部分中，托尼叙述自己青春时代的历史时，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虽然有些地方残缺不全，或是印象模糊，但是总体上说，读者仍然可以从那些零零碎碎的叙述中勾勒出一副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至此，读者虽然不能说完全认为托尼叙述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至少出入不会太大。那些模糊的枝枝蔓蔓并不会过多影响托尼个人历史的完整性和权威性。然而，在第二部分中，随着那些可以挑战托尼叙述权威的“历史材料”出现在托尼和读者面前时，托尼对个人历史阐释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质疑。即便是托尼自己的个人历史，但是在真实确凿的“历史材料”面前，托尼再也不能随意修葺，更不能肆意改写历史了。那些溢美之词，惺惺作态之语，再也无法欺骗读者，同样无法欺骗托尼本身。巴恩斯通过剥夺叙述者托尼的阐释权威，对比前后两种不同的个人历史，告诉我们，历史阐释的主观性通常不过是对真实的一种逃避。“我们责备某个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则是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一样。”<sup>[22]</sup>此外，这里所说的“混沌”指历史的不确定性。

在小说中，巴恩斯尝试定义了历史的概念，“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sup>[23]</sup>巴恩斯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造成历史不确定性的因素众多，可能源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记忆，也可能是材料的不充分，甚至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历史的魅力正在于其不确定性。历史的确定性和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历史的不确定性恰恰需要个体的自我反思，进一步演化为有意识的道德拷问。小说的结尾并没有回答读者的种种疑问，从而促使读者重读小说，在文本中仔细寻找任何可能

遗漏的线索,并且在寻找的过程中与作者一同思考和反省。如美国女性批评家萧瓦尔特指出的那样,从话语游戏中寻找颠覆的快感和消解的欣慰。我们可以把这种不确定性解读为巴恩斯刻意的留白,方寸之间亦显天地之宽。可见,《终结的感觉》其实并没有终结,只是一种主观上暂时的终结,正如维罗尼卡回复托尼的邮件中所说的那样,“你还是不明白。你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sup>[24]</sup>因此,小说的不确定性依旧存在,犹如历史的不确定一样,不断等待着更深层次的解读。不过,必须清楚,这种解读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在阐释的过程中寻找自我、定位自我,进而改变自己。

#### 四、结 语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中,巴恩斯依然沿袭既往风格,关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交织、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纠缠。小说以虚妄与觉醒之间的博弈为主线,巧妙地完成了对叙述者托尼的记忆、形象和个人历史的自我解构,在博弈中重新认识自我,在解构中重新反思自我,表达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审视和道德拷问;同时,巴恩斯也通过托尼的自我解构,隐喻了当下社会里种种华丽的幻景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从而表达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

#### 注释:

[1] Kemp, Peter. “Rewriting History”. The Sunday Times, 24 July 2011. <http://www.thesundaytimes.co.uk/sto/culture/books/fiction/article674085.ece>.

[2] Brookner, Anita. “A Discomfort He Cant Explain”. Daily Telegraph, 25 July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reviews/8652283/The-Sense-of-an-Ending-by-Julian-Barnes-review.html>.

[3] Prodger, Michael. “The Sense of an Ending”. The Financial Times, 6 August 2011. <http://www.ft.com/intl/cms/s/2/12e22ec4-b9ea-11e0-8171-00144feabdc0.html#axzz1UEKuQYW6>.

[4][6][7][10][11][12][16][17][18][19][20][22][23][24] 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7、3、90-91、4、23、35、83、114、121、126、123、14、20、186页。

[5] Jordan, Justine. “The Forgetting Game”. The Guardian Review, 30 July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1/jul/26/sense-ending-julian-barnes-review1>.

[8] 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9] James Phelan.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Ithaca: Cornell UP. 2005. pp. 49-53.

[13] Barthes, R. “Rhetoric of the Image”, in R. Barthes (ed.) Image - Music - Text. London: Fontana. 1977. pp. 38-39.

[14] 申丹:《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15] Greenblatt, Stephen. Renaissance Self - Fashing: For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9.

[21]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7页。

[责任编辑:书 缘]